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歸潛志卷

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邱文愷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總校官候補博士

<sub>臣</sub>

徐以坤

校對官待詔

<sub>臣</sub>

胡士震

謄錄監生

<sub>臣</sub>

吳華平

欽定四庫全書

歸潛志卷十

元 劉祁 撰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後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雷公希顏本其門下士後見其鋒鋷氣勢恐其害已甚憚之常為檄以疏其過惡已而焚之李公欽止劉公光甫皆推挹屏山然屏山以為李有鉤距劉談論鋒出皆憚之嘗謂余曰若欽止之目希顏之髯光甫之牙皆可畏余

每與先子言以為笑

正大間雷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伯翼以新進狀元亦入院為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時館中有云凡在院諸公有侯門戚里者有秦樓謝館者有田夫野老者侯門戚里者謂雷文權要也秦樓謝館者謂李狎歌酒也田夫野老者謂王為其鄉人通請託也

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敝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陳腐苟合度程而已其逸才宏

氣喜為奇異語者往往遭絀落文風益衰及宣宗南渡  
貞祐初詔免府試而趙閑閑為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  
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疎然詞藻莊嚴絕俗因擢為  
第一又擢麻知幾為策論魁于是舉子輩譁然愬于臺  
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作詩譏之臺官時道貞  
奏其事將覆攷久之方息俄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  
衆始厭服正大中欽叔復為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  
愛之亦擢為第一于是舉子輩復大譟蓋史之賦比李

尤疎第以學問詞氣見其為大手筆文賦中多用禽獸對屬衆言何攷官取此賦為魁蓋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號學優為百獸家俄學優對廷策中之議者亦息嗟乎士皆安卑習陋久矣一旦見其有軒昂峭異者其怪駭宜哉夫科舉本以取天下英才格律其大約也或者舍彼取此使士有遺逸之嗟而趙李二公不循衆好獨所取得人彼議者紛紛何足較也

金朝錢幣舊止用銅錢正隆大定泰和間始鑄新錢餘

皆宋舊錢及高岩夫為三司副使倡行鈔法初甚貴重  
過于錢以其便于持行也爾後兵興官出甚眾民間始  
輕之法益衰南渡之初至有交鈔一十貫不抵錢十文  
用者富商大賈多因鈔法用窮俗謂坐化官知其然為  
更造號曰寶券新券初出人亦貴之也已而復如交鈔  
官又為更造號曰通貨又改曰通寶又改曰通貨案金  
史食  
貨志貞祐三年七月改交鈔名貞祐寶券興定元年行  
貞祐通寶元光元年行興定寶泉元光二年又以綾印  
製元光珍貨天興二年印天興寶會于蔡州續文獻通  
考與食貨志同此更造號曰通貨又改通寶曰通貨均

不見于食貨志劉祁金人所傳必不妄可補食貨志之遺曰寶泉珍寶珍會最後以

綾織印造號珍貨抵銀一起一衰迄國亡而錢不復出矣予在淮陽時嘗聞宋人喜收舊錢商賈往往以舟載下江淮貿易于是錢多入宋矣嗟夫錢為至寶自古流下今日棄置與瓦礫等而以諸帛相誑欺無怪乎天下之遠

案此下有闕文

興定末予在南京會屏山至釣臺日游每從之多問以金朝舊事屏山備為予談之其談田穀侍郎黨事云熙



宗時韓丞相企先輔政好獎進人材田穀輩風采誠一時人士魁名士皆顯達焉凡宴會談集間羣以分別流品升沈人物為事時蔡丞相松年曹尚書望之許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穀輩不許曰松年失節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恨之時太師遼王以皇叔當國三人者遊其門甚言穀等專進退人材用則將不利朝廷遼王信之將有以發怒會韓丞相病革遼王候焉適穀在內聞之趨避門後丞相屬王以後事曰

田穀可代吾遼王忿然曰是子當誅相公昏矣因起而出穀聞之汗沾衣已而丞相薨穀等失勢三人者促遼王起黨事奏聞熙宗曰黨人何為遼王曰黨人相結欲反耳上曰若爾當誅之于是收穀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榜掠萬狀穀具瞻皆死獄中而松年望之霖皆進用矣

案金史田穀傳穀由吏部

侍郎出為橫海軍節度使時選人龔夷鑒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部吏以白穀乃倒用月日署之許霖在省典軍恩員外郎張子周素與穀有怨嗾許霖發之詆以專擅朝政詔獄鞠之擬穀與奚穀邢具瞻王植高

鳳庭王劬趙益興龔夷鑒死與此  
志所云實一時事而詳略互異

其後松年在相位晨

赴朝上馬見轂召辯左右但聞松年云某當便行望之  
在吏部廳事亦見轂召辯二人由此薨而霖病創頸斷  
卒天之報施亦顯哉大抵類田蚡灌夫事也當轂用事  
時士之希進者無不附之獨吾高祖南山翁不預及其  
遺禍天下士多不免獨吾祖得全世以擬郭林宗張御  
史景仁表翁墓有云當時以聲勢為能吏巧相附會者  
未嘗推挽公公亦不以此屑意其後皆坐朋黨淪胥以

敗公獨不預識者多之蓋實錄也

屏山又談趙閑閑初上言諸公坐詩譏諷得罪事云章宗誠好文獎用士大夫晚年為人讒間頗厭怒如劉左司之昂宗御史端修先以大中時坐謗議朝政謫外官其後路侍御鐸周戶部昂王修撰庭筠復以趙閑閑事謫絀每曰措大輩止好議論人故泰和三年御試上自出題曰日合天統以困諸進士止取二十七人皆積漸之所致也初趙秉文由外官為王庭筠所薦入翰林既

受職遽上言云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  
侍問當今君子小人為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  
小人今參政胥持國也上復使語問汝何以知此二人  
為君子小人秉文惶迫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  
廷士大夫議論如此時上厭守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  
東京嚮持國諂驟為執政聞之大怒因窮治其事收  
王庭筠等俱下吏

案金史趙秉文王庭筠傳但詳秉文  
庭筠下獄貶削事而未著胥持國之

窮治胥持國本傳則以罷黜完顏守貞  
等事一語槩之此志所云足補其缺略且搜索所作譏

諷大字復無所得獨省掾周昂送路鐸外補詩

案金史周昂傳

以詩涉謗訕坐停銓在拜監察御史後與此云省掾具當是為省掾時作詩及為御史乃追論其事有云

龍移鱗鱗舞日落鷗臬嘯未須發三嘆但可付一笑頗

涉譏諷奏聞上怒曰此政謂世宗升遐而朕嗣位也大

臣皆懼罪在不可測參知政事孫公鐸從容言于上曰

古之人臣亦有擬為龍為日者如孔明卧龍荀氏八龍

趙衰冬日趙盾夏日宜無他于是上意稍解翼日有旨

庭筠坐舉秉文昂坐譏諷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狂

愚為人所教止以本等外補初秉文與昂不相識被累已而昂杖卧秉文謝焉大為昂母所詬秉文但曰此前生冤業也故人為之語有不攀欄檻只攀人之句其後趙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不能掩大安中出刺寧夏屏山以詩送之有云明昌黨事起實夫子為根黃華文章伯抱恨入九原槃槃周大夫不得早調元株逮及見黜公獨擁朱轡蓋訐其舊事也余嘗聞故老論金朝女直宰相中最賢者曰完顏守

貞相章宗屢正言有重望自號冷岩接援士流一時名士如路侍御鐸周戶部德卿諸公皆倚以為重後竟以直罷相出留守東京德卿賦令山行頌其德

胥參政持國由經童入仕得幸于章宗擢為執政一時權勢赫然而張仲淹諸人游其門附以進用時號胥門十哲泰和南征宋人傳檄有云經童作相監女為妃皆指以罪章宗監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沒入官為奴婢屬監戶李氏少給事太后章宗見而悅之其即位大



被寵嬖專房拜為元妃勢敵正后其兄錫爾案錫爾舊作喜兒今

改少嘗為盜蚤緣至宣徽使弟特爾格案特爾格舊作帖哥今改至

近侍局使

案金史李元妃傳兄錫爾累官宣徽使安國軍節度使弟特爾格累官近侍局使少府監

此志因當時宣徽使近侍局使視一家權勢熏天士大節度使少府監更優異從省文

夫好進者往往趨附南京李按察炳中山李翰林著皆

與妃家結為親獨李懷州晏辭不肯後章宗崩無子元

妃等與宰相薩克蘓

案薩克蘓舊作撒速今改

定策立衛王王世宗

子章宗叔也王既立薩克蘓欲專其功媒孽李氏罪惡

以為嘗為厭勝事衛王下詔賜元妃死

案金史衛紹王本紀大安元年

四月殺章宗元妃李氏及承御賈氏致李元妃傳是月

詔近者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令承御賈氏詐稱有

身俟將臨月于李家取兒以八月日不偶則規別取以

為皇嗣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作紙木

人駕鸞符以事魘昧致絕聖嗣所為不軌遣大臣按問

俱已款服云云不著薩克蘇媒孽罪惡之由與此志詳

畧互

且廢為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師兒其母王

坐誅兄錫爾弟特爾格皆竄北邊李氏一門灰滅矣當

其盛時不減唐開元楊貴妃家然止于奢縱不能害政

蠹民也世言李氏姿色不甚麗性慧穎能迎合人主意

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書後見上好文遂能作字知文  
義婦人女子變化有此哉

張仲淹復亨少為進士同郭黼周詢盧元中宏詞科為  
文有體且長于吏事大為章宗所知登第不十年位三

品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卒

案元好問同知河間府事張公著墓表張仲淹以趙附宰

相起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人衆辱之明日而仲淹死則以大興尹卒與此志以中都轉運使卒有異

時年方四十餘不然大拜矣然以其附胥氏得進清論  
鄙之士大夫趨向不可不慎也

赫舍哩執中小字呼沙呼

案呼沙呼舊作胡沙虎今改

世宗時為護

衛得幸于章宗為人兇悍驕橫為舉朝所惡且莅官不

法臺諫屢有言上常右之每曰汝輩無他事何止言呼

沙呼斯人止是跋扈耳孟參政鑄時為御史中丞對曰

聖世豈容有跋扈之臣上無以應然屢斥屢召恩寵不

衰衛王即位北方兵起命執中為帥大敗于古北口北

兵由此犯燕都衛王疏其罪除名為民未幾復起為四

門都提控仍令參議省事執中既得兵柄遂有廢立心

案大金國志赫舍哩執中起為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至紫荊關開關迎敵執中至京上遣完顏綱禦敵又敗于易州綱奔還言執中受賂放敵入關執中懼誅遂謀反金史本傳則云上使奉職即軍中責執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執中方餉鷄鵲擲殺之與時駙馬都尉南此志所云既得兵柄有廢立心可互證

平衛王心腹也方用事判大興府執中一旦勒兵言南

平謀反殺之于街即詣宮斬關以入車載衛王還第自

號監國元帥坐都堂百官無敢言者時完顏耀尼以參

政將兵數萬備北邊

案耀尼舊作元奴今改金史完顏綱傳謂綱之本名累官尚書左丞

至寧元年行省事于緡山此作參政有異

執中懼其見討使其家人好召之

耀尼遲疑久竟赴闕執中執而誅之遂縊衛王死時豐王判彰德府即迎入立是為宣宗士論謂耀尼不入都執中必不敢弑逆政如皇甫嵩之就董卓徵也庸人無識至誤國家如此宣宗以執中為太師尚書令澤王進退百官自恣有震主之威宣宗拱手而已珠格高琪者時為西南招討使將兵執中命出都與北兵戰高琪敗歸見執中將誅之已而釋之復命提兵以出又敗高琪懼誅號令軍士將順衆心誅執中衆皆喏夕入執中第

被甲胄露刃以前執中方濯足見大駭走入臥內高琪  
軍士追殺之持其首赴宮門請罪宣宗大懼遽傳詔赦  
之明日拜平章政事高琪既為相復跋扈擅權南渡政  
事自己出宣宗甚憚之然其為人頗廉月俸計家所費  
外悉納于官性忌忍多害其敵已者殺平章政事穆延  
盡忠殺東平帥伊喇圖案伊喇圖舊作移刺都今改其力也興定初  
坐殺其夫人為家人訟言宰執將奏之法當退避高琪  
忿然遽索馬歸宣宗即命親兵擒下獄以大不敬論殺

之

衛王初即位改元大安歷四年改元崇慶歷二年又改元至寧人謂三元大崇至矣俄有呼沙呼之變

南京未破時一二年市中有僧不知所從來持一布囊貯棗持以散市人無窮所在童兒從之又有一僧于街中拾破瓦子復用石擊碎所在亦兒童聚焉人初不知何意後國亡方知散棗者使之早散擊瓦者國家瓦解矣



宣宗興定六年夏彗星出西方長丈餘朝廷下詔改元

元光據漢武帝故事以厭之其年十一月宣宗崩

案大金國

志興定六年八月甲午彗星出氏九月壬戌彗再見金史天文志興定六年八月己卯彗星出于亢宿右攝提周鼎之間指大角宣宗崩于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與大金國志二年十月及此志改元之年十一月均不合又金史宣宗改元興定止五年即以次年彗星出之後改元元光以元光二年崩通前貞祐四年凡十一年與大金國志所云在位一十二年不同而與此志合

已而宋帝亦崩天道竟誰應

耶

趙翰林可獻之少時赴舉及御簾試王業艱難賦程文

畢于席屋上戲書小詞云趙可可肚裏文章可可三場  
捱了兩場過只有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黃河知他是  
過也不過試官道王業艱難好交你知我時海陵庶人  
親御文明殿望見之使左右趣錄以來有旨諭攷官此  
人中否當奏之已而中選不然亦有異恩矣後仕世宗  
朝為翰林修撰因夜覽太宗神射碑反覆數四明日會  
世宗親饗廟立碑下召學士院官讀之適可在音吐鴻  
暢如宿習然世宗異之數日遷待制及冊章宗為皇太

孫適可當筆有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歟而世嫡  
皇孫所謂無以易者人皆稱之後章宗即位偶問向者  
冊文誰為之左右以可對即擢直學士嗟乎獻之三以  
文字遇知人主異哉獻之少輕俊文章健捷尤工樂章  
有玉峯閑情集行于世晚年奉使高麗高麗故事上國  
使來館中有侍妓獻之作望海潮以贈為世所傳其詞  
云雲垂餘髮霧拖廣袂人間自有飛瓊三館俊游百街  
高選翩翩老阮才名銀漢會雙星尚相看脉脉似隔盈

盈醉玉添春夢雲同夜惜卿卿離觴草草同傾記靈犀  
舊曲曉枕餘醒海外九州郵亭一別此生未卜他生江  
上數峯青悵斷雲殘雨不見高城二月遼陽芳草千里  
路傍情歸而下世人以為他生未卜之識云先是蔡丞  
相伯堅以嘗奉使高麗為館妓賦石州慢云雲海蓬萊  
風霧鬢鬟不假梳掠仙衣捲盡霓裳方見宮腰纖弱心  
期得處世間言語非真海犀一點通寥廓無物比情濃  
與無情相博離索曉來一枕餘香酒病賴花醫卻潋灩

金尊收拾新愁重酌片帆雲影載將無際關山夢魂應  
被楊花覺梅子雨絲絲滿江干樓閣二詞至今人不能  
優劣余謂蕭閒之渾厚玉峯之峭拔皆可人然蔡之仙  
衣卷盡霓裳方見宮腰纖弱與趙之惜卿卿皆不免為  
人疵議之矣

王副樞晦子明自布衣時慷慨以俠聞其友人出游久  
妻與一僧私既歸晦以告其友無如之何晦教之復為  
遠出計治裝即岐而他寓夕造其家僧見之趨啓軒以

逃晦伏軒外以鐵簡迎擊僧腦出而斃明日晦詣有司自陳其事有司義而釋之其後守順州竟以節死

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傳雲中三老圖魏參政子

平弘州順聖人

關

參政甫應州山陰人程參政暉蔚州

人三公皆執政世宗時為名臣又撫右丞宗尹天成人

吾高祖南山翁順聖人雷西仲父子渾源人李屏山弘

州人高丞相汝礪應州人其餘不可勝數余在南州時

嘗與交游談及此余戲曰自古名人出東西南三方今

日合到北方也

周戶部德卿嘗論時人之文曰正甫之文可敬從之之  
文可愛之純之文可畏也正甫名珪真定人嘗為省都  
事有能聲泰和南征軍書羽檄皆出其手為文條暢有  
法余嘗至欒城縣署中有一遺愛碑正甫筆也餘文不  
多見在南京時李屏山嘗云正甫文字全散失不傳以  
是知士大夫貴有良子弟也

趙閑閑于前輩中文則推党世傑懷英蔡正甫珪詩則

最稱趙文孺渢尹無忌闕嘗云王子端才固高然太為  
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時人皆稱之故止是尖新  
其曰近來陡覺無詩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免物議也  
李屏山于前輩中止推王子端庭筠嘗曰東坡變而山  
谷山谷變而黃華人難及也或謂趙不假借子端蓋與  
王爭名而李推黃華蓋將以軋趙也屏山南渡後文字  
多雜禪語葛藤或太鄙俚不文迄今刻石鏤板者甚衆  
余先子嘗云之純晚年文字半為葛藤古來蘊黃諸公



亦語禪豈至如此可以為戒又多為浮屠作碑記傳贊  
文往往詆訾吾徒諸僧翕然歸嚮因集以板之號屏山  
翰墨佛事傳至京師士大夫覽之多愠怒有欲上章劾  
之者先子嘗謂曰此書胡不斧其板也屏山曰是向諸  
僧所鏤何預我耶後屏山歿將板其全集閑閑為塗剔  
其傷教數語然板竟不能起今為諸僧刻于木使傳後  
世惜哉

屏山之歿雷希顏誌其墓趙閑閑表焉余先子之歿亦

雷誌其墓趙閑閑表焉

案王惲秋澗集渾源劉氏世德碑亦云趙翰林秉文勒銘神道

而湓水集但有故葉令劉君遺愛碑及祭劉雲卿文而無所謂墓表或湓水集有所遺歟皆刻于石

矣迨雷趙之歿既葬而後元裕之誌之其外表迄今皆

闕也

余高祖南山翁未第時嘗夢游山寺見佛衣紋隱隱如

金字然細視之乃七言詩也覺而記其四句云喜逢漢

代龍興日高謝南山豹隱秋蟾宮好養青青桂須占黿

頭穩上游已而金朝初開進士舉中魁甲繼以二子西

岩龍泉同擢第又繼以孫洺州君又繼以孫中奉君朝  
列君曾孫翰林君奉政君凡四世八人也在南京時中  
奉君嘗求書八桂堂于趙閑閑閑曰君家豈止八桂  
而已耶為書叢桂桂窟四字

屏山之歿諸公祭文挽詩數十篇雷宋倡之已而余先  
子歿諸公祭文挽詩纔數首後趙閑閑歿惟余及宋飛  
卿楊煥然作祭文挽詩也

歸潛志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歸潛志卷十一

元 劉祁 撰

錄大梁事

金正大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余居淮陽北兵由襄漢東下時  
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焉既至京師邊聲益急聞北兵  
阻荆江與平章政事完顏哈達等謀縱北兵東渡將以勁騎  
蹴入江

案完顏哈達舊作  
完顏合打今改

北兵既渡皆殊死戰哈達兵不能

遇遂帥八都尉退保鈞州北兵襲之不進時朝廷憂懼不

知所為然天下勁兵皆為二帥所統倚以決存亡

案二帥指完顏

哈達與伊喇滿阿而言上文未著伊喇滿阿之名疑傳寫有脫佚

又命叅知政事圖克坦

烏登殿前都點檢完顏重喜提兵扼潼關

案圖克坦烏登舊作徒單合興

改今九年正月下詔求言于東華門接受陳言文字日令一

侍從官居門待言者雖多未聞有施行者蓋凡得士庶言

章先令諸朝貴如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戶部尚書完顏

努森等

案費摩阿固岱舊作裴滿阿虎帶完顏努森舊作完顏奴申今改

披詳可然後進

多為諸人革弊百無一達者余時亦憤然上書且求見  
口陳會翰林修撰李大節直于門余付之且與論時事  
李曰今朝廷之力全在平章副樞看此一戰如何余無  
可奈何矣時正月十七日也翌日報聞十六日釣臺與  
北兵戰酣會天大雪沒膝我師皆凍不能支轉戰良久  
北兵復自孟津南渡與南來諸兵會我師遂大敗伊喇  
蒲阿就擒案伊喇蒲阿舊作移喇蒲瓦今改金史本傳云械至官山召問降否徃復數百言但曰我  
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无耳遂見殺觀此志所云就擒加詳而與大金國志所云出降迥異似獨得其實

完顏哈達竄于地穴中為所發見殺都尉苗英高英樊

澤中郎將完顏綽華善諸驍將皆死

案完顏綽華善舊作完顏陳和尚今

改京師大震下詔罪已改元開興為守禦京城計四面

置帥府置行戶工部和斯濟雅博斯納帥北面

案和斯濟雅舊

作和速甲博斯納舊作蒲速輦今改

李新帥東面范正之帥南面完顏實

訥阿巴帥西面

案實訥阿巴舊作習你阿不今改

富察君平張俊民張

師魯舒穆魯世勛分領戶工部事

案舒穆魯世勛舊作石林世勛今改時

平章政事兼樞密使完顏巴薩樞密院副使持嘉哈希



用事

案完顏巴薩舊作完顏白撒持嘉哈希舊作赤蓋合喜今改

二人奸佞無遠略

士庶皆惡之末帝信用不能斥去識者知其誤國矣俄

聞陷鈞州又陷許州許帥布掄死之二月陷陳州陳帥

紐赫努色爾死之

案紐赫努色爾舊作粘割奴申今改

京畿諸邑所至殘

毀末帝在宮中時聚后妃涕泣嘗自縊為宮人救免又

將墜樓亦為左右救免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吏部侍

郎劉仲周等詣北兵告和不從三月北兵迫南京上下

震恐朝議封皇兄荆王守純子肅國公某為曹王命尚

書右丞李蹊等奉以為質子于軍前權應奉翰林文字  
張本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從以北兵留曹王營中李  
蹊等回具言彼雖受之待北援京城將不免攻明日北  
兵樹礮攻城大臣皆分主方面時京城西南隅最急完  
顏巴薩主之西北隅尤急持嘉哈希主之東北隅稍緩  
丞相完顏薩布主之

案薩布舊作塞北今改

獨東南隅未嘗攻時

人情洶洶皆以為旦夕不支末帝親出宮巡四面勞軍  
故士皆死戰帝出從數騎不張蓋縱路人觀余時在道

左欲詣陳便宜忽見一士捧章以進帝令左右受之諭  
曰入宮看讀當候之余謂此時當馬上覽奏行事今云  
入宮又虛文也遂趨去已而其事竟無聞北兵攻城益  
急礮飛如雨用人渾脫或半磨或半碓莫能當城中大  
礮號震天雷應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數人灰死軍士又  
自城根暗門突出殺傷甚衆總領富察古納高顯劉奕  
皆以力戰有功衆庶推之

案富察古納舊作  
蒲察官奴今改

皆擢為帥

使分守四面相接應時自朝士外城中人皆為兵號防

城丁壯下令有一男子家居處死太學諸生亦選為兵  
諸生訴于官請另作一軍號太學丁壯已而朝議以書  
生輩尪羸不任役將發為礮夫諸生劉百熙楊煥等數  
十人伺上出詣馬前請自効上慰諭令分付四面戶部  
工作委差官由是免礮夫之苦平章已薩怒諸生之自  
見上也趣召赴部以緩期杖戶部主事田芝又分令諸  
生監送軍士飯食視醫藥書礮夫姓名又令于城上放  
紙鳶鳶書上語招誘脅從之人使自拔以歸受官賞皆

不免奔走矢石間又夜舉燈毬為令使軍士自暗門出  
劫戰令諸生執役燈滅者死諸生甚苦之俄以燈毬未  
具杖刑部郎中舒穆魯世勣以前戶部侍郎李渙代之  
巴薩本無守禦才但以嚴刻立威譽夏四月八日始輟  
攻下詔改元天興傳聞北朝有命令勿擊衆謂攻三日  
不解城將墮已而城上望見北兵焚礮車衆皆以相賀  
俄聞北兵不退駐兵邏之由是知禍未艾也士庶往往  
縱酒肉歌呼無久生心秋七月北兵遣唐慶等來使且

曰欲和好成金主當自來好議之末帝託疾臥御榻上見慶等掉臂上殿不為禮致來旨畢仍有不遜言近侍皆切齒既歸館餉勞是夕飛虎軍數輩憤慶等無禮且以為和好終不能成不若殺之快衆心夜中持兵入館

大譟殺慶等館伴使鄂屯安濟庫二人及晝亦死

案鄂屯安

濟庫舊作興屯按出虎今改

遲明宰執趨赴館視之軍士露刃詣馬

前請罪宰相惶遽慰勞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賞京師細民皆騷呼踴躍以為太平識者知其禍不可解矣八

月恒山公武仙提兵自鄧赴京師上命副樞哈布出兵

援之至密縣遇北兵喀齊喀遽退走

案金史持嘉喀齊喀傳屯中牟古城凡三日

棄輜重馳還與此所云至密縣有異

仙兵與北兵轉戰于鄭州之西南會

圖克坦烏登亦提兵東來相遇戰久之由喀齊喀兵不相

接皆敗仙引餘兵南歸烏登亦西走

案金史哀宗本紀天興元年二月圖

克坦烏登戰敗死與此所叙提兵東來及西走在八月後者迥異

喀齊喀還京師士庶罪

其誤國上不得已廢為民時京師被圍數月倉廩空虛

尚書右丞李蹊坐糧不給下獄已而免死除名擢前戶

部侍郎張師魯為戶部主糧儲事時民間皆言官將搜

百姓糧人情洶洶甚以為憂冬十月果下令自親王宰

相以下皆存三月糧計口留之人三斗餘入官

案續通鑑云先

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與此所云人三斗有異

隱匿者處死命御史

大夫費摩阿固岱率總知開封府圖克坦伯嘉主之

案圖

克坦伯嘉舊作徒單百家今改

其餘朝廷侍從官分領其事凡主者所

往劍戟從焉戶閱人詰不少緩用鐵椎監之石杵震之

城中士庶人不繫以待或搜獲隱匿者械于街雖皇兄



后妃家皆不免軍士突入妃主驚逃驅繫奴婢使之指

陳所匿京師巨家著姓被罪者甚多總領富察鼎珠尤

酷甚

案富察鼎珠舊作蒲察定住今改

杖殺無辜數人凶黠輩因之為

奸利由是百姓離心識者知其必亡十二月朝議以食

盡無策末帝親出東征丞相薩布平章巴薩右丞完顏

溫綽

案溫綽舊作幹出今改

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李蹊樞密院

判官白華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左右司郎中完顏進德

張袞總帥圖克坦伯嘉富察古納高顯劉奕皆從上與

太后皇后諸妃別大慟誓以不破敵不歸儀衛蕭然見者悲愴留參知政事完顏努森樞密副使完顏實訥阿巴權行尚書省兼樞密事以餘兵守南京上既出遇輦

州帥完顏呼沙呼提兵轉戰來赴援

累完顏呼沙呼舊作完顏忽斜虎今

改因從以東初上疑東面帥李新跋扈有妄言先罷為兵部侍郎將出密諭二守臣羈繫已而上出二人者以事召新詣省新疑其見擒縱馬突城門欲出門者止之新棄馬踰城二人者遽命將追及墮湟水中斬其首時

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顙望東征之捷俄聞北渡  
前鋒方交戰有功取蒲城進取衛州巴薩等望見北兵  
遽勸上登舟船南渡從官多攀從不及死于兵而驍將  
圖克坦伯嘉高顯劉奕輩初不知上去已而軍士皆散  
沒上以餘兵狼狽入歸德杜門京民大恐以為將不救  
矣二守臣素庸闇無謀但知閉門自守百姓食盡無以  
自生米升直銀二兩貧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  
載數車出城一夕皆剽食其肉淨盡搢紳士女多行刳

于街民間有食其子錦衣寶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  
不敢夕歸懼為飢者殺而食平日親族交舊以一飯相  
避于家又日殺乘騎馬牛自啗至于箱篋鞍韉諸皮物  
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貴家第宅與夫市中樓館木  
材皆撒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繁侈矣  
朝官士庶往往相結攜妻子突出北歸衆謂不久當大  
潰二年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圖克坦色實等

果圖克坦色實

舊作徒單

入南京取太皇后皇后諸妃嬪赴歸德既出

四喜今改

城與北兵遇復倉皇歸宮于後色實獨攜其族以去末  
帝斬之時外圍不解上下如在陷穽中且相繼殍死議  
者以為上既去國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  
生靈且望不絕完顏氏之祀是亦春秋紀侯大去其國  
紀季鄙入于齊之義不得已者况北兵中有曹王也朝  
士皆知莫敢言二守臣但曰當以死守衆憤二人無他  
策思有一豪傑出而為之救士民余夕見左司郎中楊  
居仁白其事楊云是事固善然孰敢倡者彼二執政亦

知之而不敢言且不敢為也二十有一日忽聞執政召在京父老士庶計事詣都堂余同麻革潛衆中以聽二執政立都堂簷外楊居仁諸首領官從焉省掾元好問宣執政所下令告諭且問諸父老便宜完顏努森拱立無語獨完顏實訥阿巴決復申諭以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且繼以泣涕諸愚叟或陳說細微不足採余語麻革將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說密陳子歸草之吾當共上也余以是退將明日同革獻書

其夕頗聞民間稱有一西南崔都尉藥招撫者將起事  
衆皆曰事急矣安知無人余既歸夜草書備論其事遲  
明懷以詣省庭且邀革往自斷此事係完顏氏存滅且  
以救餘民雖死亦無愧矣是旦大陰晦俄雨作余姑避  
民間忽聞軍馬聲市人奔走相傳曰北兵入門矣余知  
事已不及遂急歸路聞非北兵蓋西南兵變已圍尚書  
省矣時崔立為西面都尉權元帥同其黨韓鐸等舉兵  
藥安國者北方人素驍勇為先鋒以進橫刃入尚書省

崔立繼之二執政見而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安國

先殺實訥阿巴次殺努森又殺左司郎中納哈塔德暉

案納

哈塔德暉舊作納合德暉今改

擊右司郎中楊居仁聶天驥創甚省掾

皆四走竄匿民家崔立既殺二人提兵尚書省號令衆

庶曰吾為二執政閉門誤衆將餓死今殺之以救一城

民且禁諸軍士取民一錢處死闔郡稱快以為有生路

也食時忽陰雨開霽日光爛然立提兵入宮見太后自

陳其事太后惶怖聽命拜立為左丞相都元帥壽國公



立以太后令釋衛邸之囚召衛王故太子梁王某監國  
遂取衛族皆入宮即遣使持二執政首詣軍前納降款  
明日立坐都堂召在京父老僧道百姓諭言皆曰謝丞  
相得生立又自詣軍前投謁歸附命歸令在京士庶皆  
割髮為北朝民初立舉事止三百人殺二執政當是時  
諸女直將帥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聽命無一人出  
而與抗者人謂李新若在決與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  
立變之日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提點近侍局兼左右

司郎中烏克遜努色爾縊于臺中

案烏克遜努色爾舊作吾古孫奴中今改

戶部尚書完顏仲平亦自殺初立以副元帥藥安國首

事難制忌之因其夜取故監軍王守之妻旦坐都堂以

安國犯令叱左右斬以徇于是朝士震悚無令不從梁

王雖監國在宮中虛名而已立以其弟某為平章政事

張頌為殿前都點檢韓鐸為副元帥知開封府左司都

事蘇伯林濟之為御史中丞

案蘇伯林濟之舊作索不魯濟之今改

皆其

黨也又以吏部侍郎劉仲周諫議大夫張正倫參議省

事蓋立取仲周女為妻正倫有人望也又以前衛尉鄂

屯阿固岱為尚書右丞殿前都點檢溫特赫伊實為參

知政事

案鄂屯阿固岱舊作奧屯阿虎帶溫特赫伊實舊作溫迪罕一十今改

仲周正倫

皆進參知政事省令史元好問為左右司員外郎又以

刁壁為兵部尚書元帥左監軍初立起與壁謀及其期

壁不往立頗怒之故不得執政一時人望與士大夫退

閒者皆以次遷擢臺閣中其除拜無虛日俄立自為太

師尚書令鄭王聞鈞汝間有衆據西山不從命立遣韓

鐸帥兵討之鐸中箭死以折希顏知開封府立又封諸  
內藏庫將以奉北兵亦往往取歸其第又搜選民間寡  
婦處女亦將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衆又括刷在京  
金銀命百官分坊陌窮治之貴人富家俱被害陳國夫  
人王氏末帝姨也素富于財平章巴薩夫人亦富侈右  
丞李蹊舊以取積聞其妻子皆被擄掠拷訊死立又自  
詣軍前求免剽掠又求縱百姓出城挑菜充飢于是人  
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苣菜雜米粒以食又聞京西陳

岡上有野麥甚豐立請百姓往收之立又聚皇族皆入  
宮俄遣詣青城皆為北兵所殺如荆王梁王輩皆預焉  
獨太后皇后諸妃嬪宮人北徙百姓初聞皇族當北往  
有竄其間者亦被誅軍前又取壬辰諸宰執家屬治罪  
為殺唐慶事故相侯摯亦見殺四月二十日使者發三  
教醫匠人等出城北兵縱入大掠立時在城外營中兵  
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輦以出立歸大慟亦不敢誰  
何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三教醫匠人等在青城

側亦被剽奪無遺俄復遣三教人入城許百姓與北兵  
市易城中人以所餘金帛易北來米麥食之然多為北  
兵劫取莫敢語余時同諸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月二  
十有二日會使者召三教人從以北嗟乎此生何屬親  
見國亡至于驚怖勞苦萬狀不可數廼因暇日記憶舊  
事漫記于編若夫所傳不真及不見不聞者皆不敢錄

歸潛志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歸潛志卷十二

元 劉祁 撰

錄崔立碑事

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于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卒詣余家齋尚書禮房小

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部余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余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耶即同入省禮房省掾曹益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喜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為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余即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為況有翰林諸公如王文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



此事出于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爲之何辭君等無  
讓余即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余  
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  
亦在焉余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等何預焉王  
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爲之若尚書檄學士院作  
非出于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且  
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于義也余  
于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

又念平生為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楊子雲劇秦美  
新其亦出于不得已耶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  
促知不能辭即畧為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  
召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  
索余因刼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  
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既入即引詣左  
叅政幕中見叅政劉公謙甫舉盃屬吾二人曰大王碑  
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

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將入  
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即當留宿省中  
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鄭王碑文今  
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為之王丈謂余曰此  
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  
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紳  
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  
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為智子熟思之余懼以

非職辭久之且曰余既為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余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于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為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余曰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為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余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叙事亦

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即  
于燭前焚其藁遲明余輩趨去後數日立坐朝堂諸宰  
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為壽遂名余信之等俱詣立第  
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齎告身三通以出  
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為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  
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靈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  
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  
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

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  
一旦為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  
公必怒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  
之死所謂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  
親為大不孝矣況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  
余姑隱忍保身為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余全文彼  
欲嫁名于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  
所為且有曹通甫詩楊叔能詞在亦不待余辨也因書

其首尾之詳以誌年少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笑

辯亡

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民疆土雖削士馬尚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余曰觀金之始取天下過于後魏後唐石晉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時誠與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為伐罪弔民收徽宗圖書車服褒崇元佑諸正人取蔡京童貫王黼諸奸黨皆以順百姓望由能用遼宋人材如韓企先

劉彥能韓昉輩也及得天下其封建廢置政令如前朝典章法度皆出于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強然英銳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材將混一天下功雖不成其強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儉約以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厚謹勅之士如石琚輩為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戈修崇學校議者以為有漢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以變易風俗行中國禮樂



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風  
屬文為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  
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修舉文治爛  
然金朝之盛極矣然文學止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為  
保國保民之道以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  
外戚小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躅大臣惟知奉承不  
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  
所以啓大安貞祐之弱也衛王苛吝不知人君體不足

言已而強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內交病莫敢療理宣宗  
立于賊手本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權臣之禍恒恐為  
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都大梁可  
謂失謀向使守關中猶可以數世況南渡之後不能苦  
心刻意如越王句踐志報會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  
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  
文法紛然無興復遠畧大臣在位者亦無忘身徇國之  
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族類疎外漢人其機密

謨謀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  
望羣下盡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  
而已為將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幸寵無効死之心倖  
臣貴戚皆據要職于一時士大夫一有敢言敢為者皆  
投置散地此所以啓天興之亡也末帝奪長而立出于  
愛私雖資不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為黠吏時全所教  
用術取人雖外示寬宏以取名內實淫縱自肆且諱言  
過惡喜聽諛言又聞十月人其將相上反從來貴戚唯

不殺大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況不知大畧臨大事輒  
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敵而不能振也大抵金國之  
政雜用遼宋法令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漢人且不  
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後  
宣孝得立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以  
防後憂南渡之後能內修政令以恢復為志則其國祚  
亦未必遽絕也嘗記泰和間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  
書萬言大畧以為此政當有為日而當路以為迂闊笑

之宴安自處以至土崩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備為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為心以至宗廟丘墟家國廢絕此古人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草澤者也金銀珠玉世人所甚貴及遇凶年則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後勢有緩急也平時富貴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發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將以充其室誇耀于人以自樂者皆是也壬辰歲余在大梁時城久被圍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銀二兩餘殍死者相望人視金銀如

泥土使用不計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妝具環珮錦繡衣衾日陳于天津橋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嘗記余家一毳袍極緻密鮮完博米八升金釵易牛肉一肩趨售之以是知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誠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豈虛言哉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襲前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澀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語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

宜犯散文言散文不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雜用之  
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闇于識多混亂交出且  
互相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

長于此者必短于彼優于大者或劣于小士君子窮處  
不能活妻子免飢寒及其得志則兼濟天下使民物各  
得所太公困于鼓刀釣漁伊尹躬耕莘野彼豈不能妄  
營財利使生理優游耶恥不為也若夫韓淮陰少年乞  
食漂母人皆笑嗤及為將料敵制勝無遺策卒能佐漢

祖定天下身享南面之樂豈昔之拙而今之巧耶材有所長志有所不為也因是以思吾儕今日遭大變遯于窮山荒野中日惟餬口之不給而不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漁樵親耕稼以自給如古之人耳彼窮居妻子有愠言鄉人賤人交游笑之又何病也理固然也

國家養育人材當如養木彼榱桷豫章之材封植之護持之任其長成一旦可以為明堂太室之用如或牛羊



嚙之斧斤伐之則將憔悴慘淡無生姿或枯槁而死矣  
又安能有干霄拂雲之勢耶士大夫亦然國家以爵祿  
尊之以語言使之精神橫出才氣得伸銳于有為然後  
得為用倘繩以文法索過求瑕為之則有議言之則有  
罪將括囊袖手相招為自全計矣國家何賴焉余先君  
嘗為言如屏山之才國家能獎養挈提使議論天下事  
其智識蓋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暫欲有為有言已遭摧  
折所以中年縱酒無功名心是可為國家惜也嗚呼自

非堅剛不拔之志超世絕倫之人其遇憂患遭廢絀而不變易者鮮矣哉

傳曰人衆亦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余嘗疑之誠以嚴冬在大厦中獨立慘淡不能久居忽有人自外至共談笑則殊煖燠蓋人氣勝也因是以思謂人勝天亦有此理豈特是哉深冬執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樓以冰環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力者能不為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者亦造物所使也

人之生有三樂有志氣之樂有形體之樂有性命之樂  
夫事業功名權勢爵位樂志氣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  
樂形體也仁義禮樂忠信孝弟樂性命也雖然事業功  
名權勢爵位得時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富  
厚者之所備也惟仁義禮樂忠信孝弟雖不得時不富  
厚而于我皆具蓋窮士之所有也今吾既不得時有志  
氣之樂又不富厚有形體之樂居荒山之中日惟蓁藿  
之為養其所享無一毫過于人捨性命其何樂哉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耶有為公卿宰輔以事業功名顯于後代者有雖居下位不得柄用猶能以節義自著者又有浮沈閭里應物持身但以德善立名者有放浪山林草衣木食以高潔自居者有抒心文史以著述吟諷有聞者又有研精技藝如陰陽醫藥卜筮字畫繪畫以名世者又有縱酒放歌撥棄禮法以樂其形體者又有抑情忘慾鍊身服氣以覬飛昇者要之各從所好且有定數亦安能一其迹耶今吾幼而苦學及于齒壯學

雖粗成而未有所遇合窮居草野日惟衣食之不充將  
為事業功名而不可得又非居位當言且臨事變可以  
立節義願服鍊以懶惰不能放縱以拘室不喜諸技藝  
皆非所專心平生以經籍文翰自娛顧後日窮達猶未  
可知然則獨守吾殘編斷藁者猶未為癡計也

予生壯年其所歷多矣嘗陪諸舉子進取矣亦嘗偕諸  
朋友講學矣又嘗視諸農夫耕穫矣又嘗同諸少年嬉  
遊矣又嘗詣諸王公貴人干謁矣自是上為卿相行輕

濟之謀下為僕吏執奔走之役其于世故無所不涉今而時值亂離屏居故山之下回思向者之事擾擾膠膠于身初無少異所謂如夢覺如酒醒而不見纖毫形迹以此觀之百年之內亦可以默覺矣而獨區區慮衣食之不充懼志意之不得而不能樂天知命坎止流行與萬物同始終亦其學之不至也哀哉

三國時士尚權詐其間不為風俗所移者陳寶徐穉魏晉間士尚虛玄其間不為風俗所移者徐邈卞壺茲數

人者或以道德顯或以節行聞或以智量稱或以風義著立身行志卓爾不羣皆豪傑之士也

余嘗觀道藏書見其練石服氣以求長生登仙又書符呪水役使鬼神為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職位云主管天神而齋醮祈禳則乃能轉禍為福大抵方士之術其有無誰能知又觀佛書見談天堂地獄因果輪迴以爲人與禽獸異且有千佛萬聖異世殊劫而以持誦布施則乃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無亦誰能知因思

吾道天地日月明照山河草木蕃息其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粲然而治國治家煥有條理賞罰黜陟立見榮枯生死窮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豈有感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詭誕怪異出耳目外則波靡而從之而飲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為尋常者良可歎也嗚呼愚俗豈可責耶而士大夫之高明好異者徃徃為所誘不亦悖哉舉世之人日奔走經營惟以衣食為事士君子則安閒



樂道不以衣食為憂舉世之人所畏者飢寒患難死亡  
士君子則于飢寒患難死亡無所畏使道義充于中雖  
明日飢而死無歉于天地使行不義而動非禮雖貴于  
王公富積千金而內以愧于心外以忤于人然則士君  
子之所為所守誠舉世之人所背而馳者也使俗人笑  
其迂而議其拙也宜哉

歸潛志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歸潛志卷十三

元 劉祁 撰

吾在南方時從父母仕宦家資頗溫而吾則專心于學  
生事不一問食未嘗不肉也寢未嘗不帷也出遊未嘗  
無車馬也役使未嘗無僮僕也然不知溫飽安逸之味  
也今遭喪亂歸故山四壁蕭然日惟生事之見迫食或  
旬日無醯醢及一得之則覺其甘寢或終夜無衾裯及

一得之則覺其暖出或徒行無驢及一得之則覺其便  
居或汲爨無人及一得之則覺其泰乃知夫溫飽安逸  
者世之人亦未易得雖與向時異猶不足也惑矣因思  
一時富貴權勢之人生長紈綺中或不遭患難摧折至  
老者非惟不知稼穡之艱難流于奢淫以蠹國病民抑  
又不知世間溫飽安逸之正味為不少可勝歎哉吾故  
以自嘗試者述之可為得志者戒

竊嘗攷自古士風之變係國家長短存亡三代以前其

風淳質修謹不必言三代以後世衰道喪士大夫惟知  
功利為上故爭尚權謀戰國間游說縱橫之流已而變  
為刑名掎克以法律控持上下失士庶心以至焚書坑  
儒毒流四海漢興其風稍變多重厚長者然其權謀法  
律者猶相雜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風一變以學問為  
上故爭尚經術文章一時如公孫弘董仲舒二司馬枚  
乘之徒出文物大備元成以來經術之弊皆尚虛文而  
無事業可觀浮沈委靡以苟容居位匡衡貢禹孔光之

流重以諂諛故權臣肆志國隨以絕東漢之初人主懲  
權臣之禍以法令督責羣臣羣臣惟知守職奉法無過  
失及桓靈之世朝政淆亂奸臣擅權士風激厲以敢為  
敢言相尚故爭樹名節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  
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暉張儉之徒議于野國勢雖衰而  
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已而諸豪割據  
士大夫各欲擇主立功名如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諸葛  
亮龐統魯肅周瑜之徒爭以智能自效晉初天下既一

士無所事惟以談論相高故爭尚虛玄王弼何晏倡于  
前王衍王澄和于後希高名而無實用以至誤天下國  
家南渡之後非有王導謝安輩稍務事業功名其頽靡  
亦不可救矣宋齊梁陳惟以文華相尚門地相誇亦不  
足觀故國祚亦不能久唐興士大夫復以事業功名為  
上貞觀諸人有兩漢風其權謀經術文章名節者錯出  
間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國勢亦至三百載及  
其亂也死節者相望五代之間亦無可取宋初士大夫

復馳騁智謀厥後混一其風大變經術文章不減漢唐  
名節之士繼踵而出大抵崇尚學問以道義為先故維  
持國家亦三百載雖遭喪奪尚能奄有偏方大抵天下  
亂則士大夫多尚權謀智術以功業為先天下治則士  
大夫多尚經術文章學問以名節為上國家存亡長短  
隨之亦其勢然也

余平生有二樂曰良友曰異書每遇之則欣然忘寢食  
蓋良友則從吾講學見吾過失且笑談游宴以忘憂異



書則資吾見聞助吾辭藻屬文著論以有益彼酒色膏  
梁如一時浮雲過目竟何所得哉肥醲甘脆世所共珍  
使飽而遇之則食如泥土藜藿葵薺世所共賤使飢而  
遇之則食如飴糖乃知貧窮之士自樂富貴之人亦有  
苦是則我輩區區以空乏為憂者悖矣

國之不可治猶可以治其家人不能正猶能正其身使  
家之齊而身之修雖隱居不仕猶可謂得志故吾嘗曰  
雖天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獨不可太平乎是誠在我者

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亦一癡故世之士大夫有奇書多秘之亦有假而不歸者必援此予嘗鄙之以為君子惟欲淑諸人有奇書當與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獨廣己之聞見果如是量亦狹矣如蔡伯喈之秘論衡亦通人之一蔽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假而不歸者尤可笑君子不奪人所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豈有假人物而不歸之者耶因改曰有書不借為一癡借書不還又一

癡也

夫詩者本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無所感動  
非詩也予觀後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辭藻牽引學問誠  
美矣然讀之不能動人則亦何貴哉故嘗與亡友王飛  
伯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  
間俚曲也如所謂源土令之類飛伯曰何以知云予曰  
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欲言使人誦之至有泣下者今  
人之詩惟泥題目事實句法將以新巧取聲名雖得人

口稱而動人心者絕少不若俗謠俚曲之見其真情而反能蕩人血氣也飛伯以為然

六經中莫難窮者易莫難斷者春秋故予三十而學春秋以其壯而立志也四十而學易以長而多練事也

余祖沂水君嘗訓子孫曰士之立身如素絲然慎不可使點污少點污則不得為完人矣屏山稱之以為名言其作墓表也亦備載云

老子之書孔子嘗見之矣而未嘗論其是非孟子亦嘗

見之矣而未嘗言若莊子與孟子同時其名不容有不  
相知而亦未嘗有一言相及而孟子所排者楊墨儀秦  
莊子所論者孔顏魯史至于揚子始論老莊得失韓子  
則盛排之何哉夫老莊之書孔孟不言其偶然耶其有  
深意耶揚韓排之其得聖人微意耶其與聖人異見耶  
文中子一世純儒其著述動作全法聖人雖未能造其  
域亦可謂賢而有志者遺書在世韓子亦不容不見之  
而未嘗比數于荀子之列其意以為無足取耶其偶然

耶至李翱則比諸世所傳太公家教以為無辭而粗有理亦輕之矣司馬君實則論其失而取其長為有補傳而程伊川則以為其議論儘高有荀揚道不到處諸公皆名世大儒而異同如此皆學者所當深究也

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怪隋書不為文中子立傳而其子弟云凝為御史嘗彈侯君集君集與長孫無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修隋史者乃陳叔達魏徵畏無忌故不為立傳君子曰叔達固畏無忌徵豈以畏無忌故掩

其師名耶以是為疑余嘗思使微輩誠文中子門人其  
不為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擬師為聖人欲列于傳  
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書無他世家且恐時  
人議皆不紀以為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  
可知也

余讀書至湯誓湯誥及泰誓牧誓觀湯武伐桀紂之際  
諭衆誨師無不以天為言如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爾  
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肆台

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其以予乂民戎商必克今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大抵以桀紂為惡逆天絕之我則誅惡救民為順天且若陰受上天之命而行者嗟乎聖人之心則天心也天之心則聖人



心也天之所絕聖人則絕之天之所與聖人則與之初  
無一毫異有以見聖人以天自處也非徒以天自處其  
理誠一也故當時為聖人者權其輕重計其公私而不  
暇顧其君臣之分彼桀紂所行誠順天耶吾則事之誠  
逆天耶吾則去之其事其去皆與天合既去彼而求其  
為天下主者舍已其誰哉故踐位而伐之不辭而天下  
翕然亦無異議要之所行者天也又豈有歉然于心耶  
其曰惟有慙德予恐來世以為口實者懼後之人臣不

知天理妄干天位者援以為例耳亦懼後學之士求其名而遺其實者耳豈真有慙德耶然則後之君子猶以臣伐君為疑者陋矣彼湯武之心求知于天而不求知于人者可見矣或者曰然則莽操之取漢司馬氏之取魏若以天為言亦可乎曰不然彼漢魏之政如桀紂乎莽操司馬氏之法如湯武乎有湯武之聖遇桀紂之惡然後可以言受天命不然則徒為篡逆而已

吾道盛衰自有時吾嘗攷之如循環相乘除也周衰諸

侯不禮士至戰國則魏文侯燕昭王輩擁篲築臺師事  
焉繼以始皇坑儒之禍漢興藩侯不禮士而光武則安  
車蒲輪徵聘焉繼有桓靈黨錮之事唐朝士大夫往往  
為將相有勢位後有白馬之災宋興內外大小皆儒者  
顯榮至宣政極矣至于金國士氣遂不振而今日困頓  
摧頽亦何足怪但我輩適當此運者為不幸耳雖然窮  
達一也又何歎也

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如不得志天下當共養之

分人以財有時而盡分人以善百世不磨

凡將迎交接之際禮貌語言過則為諂為曲不及則為  
亢為疎所以貴乎得中也如或失中與其諂也寧亢與  
其曲也寧疎

張平章萬公彌學座右銘有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  
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此至言也

為善而遇災屯困窘者命也非分也為惡而遇災屯困  
窘者分也非命也為善而得富貴亨達者分也非命也

能辨之夫慾心不死道心不生若欲安時任命著書立言發前人所未見成後世之大名惟忘富貴利達外物可也

寧使敬而疎毋使狎而親人敬而疎不失為端士人狎而親恐流而為小人獨不見冰雪與脂韋乎其所喻可知

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味士君子苟不為世味所誘何名之不成何節之不立哉士

大夫多為富貴壞了名節吾嘗為柳子厚元微之之徒  
惜也拚卻死亡貧賤便做出好公事來不然終不能有  
所立

富貴爵祿世人所共嗜故忘身屈節而徇之惟君子視  
之為外物得失付自然苟與世人同安得為君子求合  
于聖賢必不合于世俗必欲與世俗合則于聖賢之道  
遠矣同于古必不同于今苟欲富貴與道義兼寧有是  
理是則付己之所趨向嗜好又何愠乎貧賤哉以此自

思便安

士君子得志可以濟天下不得志不能活一身故子思居衛緼袍無裏榮公七十帶索無依近世陳無已妻子常寄婦翁家誠不肯非義而取也

馬援書誡兄子使之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所為則善矣雖然杜季良仇人訟書引援誡為証竟免官而梁松竇固因之被難梁松由是恨援死後構陷至妻子不敢歸葬若是則彼時戒子姪好論議人長短而不知先以

此陷于禍也悲夫

保養乎身勿以壽夭委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命強勉乎政勿以否泰歸諸時忠愛乎君勿以昏明託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先盡其在己者在人者初不計也定心之法莫善于此

凡事寧失之緩無失之急寧失之不及無失之過急者古人以為病前輩有云優柔和緩又云天下事孰不因忙裏錯了曷嘗令君緩不及事宜深思之





歸潛志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歸潛志卷十四

元 劉祁 撰

歸潛堂記

劉子朔方人生于雲中之渾源山水之間髫齡從父祖  
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誦讀偶屬為童子學少長習時文  
為科舉計然亦時時閱古今詞章竊讀史書覽古今成  
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計偕試開封禮部中之及

廷而紉于是始大發憤以著述自力頗為先達諸公所  
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未有不與以文字往還者舊有田  
淮水之陽春夏在陳視耕穫秋冬必入汴避亂且從諸  
公講學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經紀家事然讀書為文未  
嘗少休閒四方交游來把酒論文談笑連日夕或留之  
旬月不令去時雖少年未遂其進取心而會友著書亦  
自樂無歎豈知一旦時移事變流離兵革中生資蕩然  
僮僕散盡從行惟骨肉數口舊書一囊由銅壺過燕山

入武川幾一載始得還鄉里鄉帥高侯為築室以居所  
居蓋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見山若南山西岩吾祖舊遊  
東為柏山代北名刹西則玉泉龍山山西勝處故朝嵐  
夕靄千萬狀其雲烟吞吐變化窓戶間門前流水數支  
每靜夜微風有聲琅琅使人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  
香一炷置筆硯楮墨几上書數卷偃息嘯歌起望山光  
尋味道腴為終日樂雖敝衣惡食不知也間嘗自念生  
而為儒忝學聖人之道其平昔所志修身治國平天下

窮理盡性至于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  
後世今當壯歲遭此大變更賴先人之靈得返鄉里幸  
而有居以自容將默卷靜學以休息其心力況世路方  
艱未可為進取謀因榜其堂曰歸潛且以張橫渠東西  
二銘書諸壁客有過而詰之曰今吾子生當亂世政英  
雄奮發之秋大而可以分疆據土奉王命為諸侯下而  
可以附雄藩劇鎮馳騁才謀取富貴或如終童請長纓  
入越羈其王致北闕下以功名著不然當蘓季子司馬

長卿以文詞談說于人主六印駟馬耀鄉俗吾子奚獨  
韜光晦迹甘為棄物于一時使平日所學眇不見鋒鏃  
亦鄙陋之甚也劉子曰嘻若亦不聞君子之道乎蓋君  
子之道以時卷舒得其時而不進為固失其時而強進  
為狂且先顧其內之所有何如亦不在夫外也吾平生  
苦學豈將徒老焉顧自鬻自求賢者所恥加之新罹蹇  
難始欲自修且將掃除吾先祖丘墓果其後日為時所  
用亦安肯不致吾君澤吾民如或不然雖終身潛可也

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傳曰君子若鳳治則見亂則  
隱吾雖非聖賢亦安敢不學乎若非知吾之志者也客  
既去遂書于堂以記之且歌曰南山漠漠兮渾水洋洋  
桂椒葱蔚兮松柏青蒼清泉涌其下兮白石皦以如霜  
兕豹踰伏兮鸞鳳翩其來翔世溷濁而不照兮蹇馳騁  
夫先路荆榛翦以蒙達兮野從橫其豺虎矧余志之夙  
迂兮閑罕閑而疇伍歸歟其潛于南山之下又歌曰潛  
于農摯之侶兮潛于漁望之徒兮顧惟不肖豈敢與俱



兮惟茲一堂有琴有書兮學其所不知求進于聖途兮  
潛乎潛乎亦可以為娛兮嘻

麻信之遊龍山記

案此首以後係祁  
附錄他人所作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  
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兒烏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  
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  
異多山而阻色徃徃如死灰草木亦無容嘗切慨歎南  
北之分何限此一領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

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  
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  
立言蘄信于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  
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于玉峯先生  
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于前軒語未周決驟及是邦諸  
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為絕勝姑缺茲以  
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為具且拉諸賓  
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來

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  
角水聲鏘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  
山忽合若拱而提環而衛者嘉木奇莽被之葱蒨醲郁  
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  
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滃者焉洑出石罅激  
而為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  
莫此地為宜即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  
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提筆書

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  
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多杉檜栝柏而無  
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  
蘿松鬣鬣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涉而上  
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  
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于寺之東軒  
林巒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  
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

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巔岼巧鬪試一臨之毛骨  
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峯豁  
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弈局然徜徉者久之黃  
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  
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萱坡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  
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  
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  
勝概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

輕烟浮雲與暄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  
楸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愈清思愈遠已  
而相與言曰世有樂乎此者歟酒醺談辯蜂起各主其  
家山為勝如郭主太華劉主茲余主王官五老更嘲迭  
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  
為虐兮者政如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  
有詩識于石迨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  
木甚茂密僅乃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

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北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  
道客以登厯嵌崿坐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  
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竒獻異不一狀北望川  
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厯厯可數桑乾一水紆  
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  
皆步而下重谿複嶺愈出愈竒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  
山家臥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  
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妍烏權白馬之端重茲

山固無之至于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豈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于此而遺于彼用于所見而不用于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湛然公紀西域事稱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勝有過于中州者不知天壤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于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



己亥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為之記

寂通居士陳時可秀玉歸潛堂銘并序

潛之為言隱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無江海而間不山林而幽蓋藏器待時樂天知命不潛而潛者也吾京叔之文之行有不可掩者而以歸潛名所居堂第恐欲潛而不得耳且吾聞之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應處而出非道應出而處亦非道語默何異哉夫魚不厭深矣龍德則不然升潛以其時孔子聖之時者也

乃所願則學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論  
逸民則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艮止也聖人象是  
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莊  
周陽擠陰助者也至其舉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無入  
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豈有吾聖門弟子反轉于  
潛之一字者耶京叔以書求銘老夫告京叔能勿忘乎  
謹為銘曰

仲尼駐車蟻立漿宜僚陸沈于其旁夫妻臣妾登屋梁

季路往視渠以亡但見虛室依頽牆古人潛德不欲出  
那用此字書其堂況君年甫三十強撐腸拄腹經傳香  
文氣渾爾詩筆昌戶外屨滿名飛揚吾恐自此饒薦章  
遠來乞銘何可當拈出聖語吾願長用之則行舍則藏  
無入而藏出而陽得時思作天際翔勿以深眇賢庚桑  
歸歟歸歟且和光銘哉銘哉幸無忘

詩案此係祁彙錄他人投贈之作而詩首輓詩則又後人所錄附

定庵老人吳章德明

城上棲烏尾畢逋歸來小隱與時俱高山流水誰同聽  
明月清風德不孤富貴于人直暫熱文章照世定為娛  
廟堂一旦求遺逸只恐終南是仕塗

定齋居士李獻卿欽止

落落奇男子生有四方志萬言長策六鈞弓三尺太阿  
秋水似不喜雕蟲技不作兒女悲長安市上曾縱酒奴  
命五陵年少兒龍荒萬里期一掃踏碎輪臺磧西島便  
調金鼎佑無為鳳池坐數汾陽考世無禮樂二百年追

蹤直擬三代前嘉生叶氣越唐舞坐令米斗三四錢誰  
知天地遽翻覆滄海橫流陷平陸又如烈火焚昆山孰  
辨頑石與真玉平生事業安用為攜家徑走南山陲布  
衣糲食混魚釣妻孥粗足常熙熙數椽茅屋門橫水盡  
著光陰文字裏有時俯仰塵土間擾攘干戈如鬪蟻我  
有一言君試聽乾坤萬古真郵亭但覺定宇天光發區  
區世間富及貴何異蜾蠃與螟蛉

河東白華文舉集句

天其未厭卯金刀池上于今有鳳毛有才不肯學干謁  
便入林泉真自豪衣如飛鷄馬如狗野飯盈盤厭葱韭  
仰天大笑出門去桃李春風一盃酒列卿太史尚書郎  
五更待漏靴滿霜何如一身無四壁醉踏殘花屐齒香  
人物尤難到今世浮雲柳絮無根蒂不須辛苦上龍門  
秋水寒沙魚得計

西崗呂大鵬鵬舉

擾擾人間世熒熒風燭光誰能逃厄數沉復入吾鄉嵐

秀充朝餽冰絃響夜堂堂中幽獨否昆季足徜徉

太原元好問裕之

南山老桂幾枝分翰墨風流屬兩君共說人間似歆向  
爭教茅屋著機雲備嘗險阻聊乘化力戰紛華又策勛  
却恐聲光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

王官麻革信之

逃淵魚深處避弋鴻冥飛古來賢達士亦復咏采薇南  
山先廬在兵塵悵睽違山空無人居惟見草木肥翩然

千年鶴一朝復來歸新築臨渾水行徑窈以微清流鳴  
前除白雲入晨扉迴頭陵谷遷萬事倏已非著書入理  
奧得句窮天機前路政自迫此道尚可幾殷勤抱中璧  
黽勉留餘暉第恐遯世志還負習隱譏永懷古石上一  
觴與君揮惜無凌風翰遐舉非所希

又

塵土悠悠浣客襜一堂千古入幽潛喧無車馬雲迎戶  
靜有琴書月掛簷渾水清泠通竹過南山蒼翠與天兼



遙知吟嘯同雲弟，剩有新詩灑壁縑。

仰山性英粹中

二陸歸來樂有真，一堂棲隱靜無塵。  
詩書足以教稚子，雞黍猶能勞故人。  
瑟瑟松風三徑晚，濛濛細雨滿城春。  
因君益覺行蹤拙，又為浮名繫此身。

東城李微子微

滄海成田後，攜家返故鄉。  
披蓁尋舊址，借力構新堂。  
山給窓扉翠，泉供枕簟涼。  
故田依渾水，別業勝淮陽。  
侍御

遺風在南山慶派長芝蘭宜並秀鴻雁自成行經史胸  
中業龍蛇筆下章行當依日月寧久事耕桑尚父終辭  
渭阿衡定佐商飛潛無定跡易道箇中藏

析津李惟寅舜臣

浩浩干戈裏憐君遂隱居雲蒸秋簟冷月落夜窓無歲  
月盃中物生涯几上書潛中有真趣吾亦愛吾廬  
地僻心偏遠人間物自幽功名真敝屣軒冕等浮漚野  
鳥從喧寂山雲自去留一盃濁酒外萬事付休休

蒲城薛玄微之

肯構茅堂養道真，滿前俗事罷紛紜。  
磻溪夜釣波心月，汾曲春耕隴上雲。  
長笑熊羆勞應夢，肯教猿鶴怨移文。  
斬新傳得安心術，萬壑松風枕上聞。

奔走紅塵二十年，歸來叅破淨名禪。  
忙開菊徑成嘉趣，靜閉柴門草太玄。  
千嶂雲嵐真輞谷，一車風月小壺天。  
早時若用商巖雨，應遍齊州九點烟。

故山泉石隱棲遲，緯國才名恐四馳。  
節信情高方著論，

淵明心遠更能詩素琴黃卷真餘樂明月清風忽老時  
只恐葛龍潛不定一聲雷雨躍天池

金城蘭光庭仲文

幾年蹤跡寄兵塵且喜歸家見在身滿眼雲山猶可隱  
一庭松筠未全貧定慚巧宦盧藏用却愛成名鄭子真  
祇恐池中非久處佇看雷雨起天津

漁陽趙著光祖

萬里烟埃氣尚炎秋風攜手賦歸潛當時北望長勞夢

今日南山副具瞻  
鴻雁不飛閒伴月  
鵲鴿無語靜依簷  
遙思二陸猶如此  
自愧區區未屬厭

河東張緯緯文

結廬高隱謝塵埃  
浩氣都從道學來  
北闕雲烟無夢到  
南山草木覺春迴  
四時風月供吟筆  
萬古乾坤入酒盃  
却恐漢庭須羽翼  
鶴書未許老巖隈

太原高鳴雄飛

高情謝氛塹歸隱  
南山隈  
頽然一茅屋  
瀟灑無纖埃  
勝

概紛滿前懷抱長好開舒嘯野雲亂浩歌空翠來瑤花  
晚夕靜相對揮清杯天虛風露下幽興何悠哉回首區  
中人擾擾良可哀

黃鵠入寥廓龍性何能馴英英劉處士天子不得臣臥  
老草堂月吟盡南山春野飯足藜藿幽蘭充佩紉一杯  
石上酒靜見天地春萬慮此都寂孰知名與身靈運臥  
岩幽子陵釣渚濱神超物不違異世等達人我無玄豹  
姿亦欲事隱淪空歌紫芝曲早晚由東鄰

邢臺劉德淵道

南國堂堂二鳳雛年來歸隱舊茅廬  
四圍山水境何勝一室琴書樂有餘  
長嘯松林月明夜行吟菜圃雨晴初  
荒蕪庭院人休謂天下終期一掃除

洛水劉肅才卿

屠龍破千金夢覺人已非二陸不可作  
故山歸采薇江湖鴻雁樂原隰鵲鴿飛  
惆悵朱門客思歸不得歸

龍江張仲經

羸駝短僕行夷猶西京才子云二劉荒山窮僻厭岑寂  
長裾遍謁東諸侯手中雖無丈八矛胸蟠河圖與天球  
有時吐出作靈瑞坐令宇縣還殷周憶昨長鯨吞古汴  
千里還家異鄉縣築堂故址號歸潛要使新詩走羣彥  
方今河朔藩鎮雄衣冠往往羅其中兩賢胡為獨不出  
埋光磴彩為冥鴻朝亦潛暮亦潛東山不起吾何瞻山  
中為問誰相識白鳥孤雲自入簾

燕山張師魯明道



岐路荆榛萬里夷丈夫出處不磷緇莫誇荀氏八龍集  
且羨陸家雙鳳儀塵世浪隨春夏改寸心惟有鬼神知  
蒲團澤几爐烟靜臥聽黃庭樂聖基

東明張特立文舉

陵遷谷變海波翻築室渠能返故村夜雨對牀閒練句  
春風滿座共開樽却無北闕功名想且喜南山氣象存  
才大到頭潛不得已傳華萼出蓬門

山東勾龍瀛英孺

世路艱難已飽經歸來一室晦虛名任他滄海掀天惡  
喜我南山照眼明雲氣冷侵吟硯潤棟華香汎酒杯清  
故園未遂歸休志慚愧劉家好弟兄

追輓歸潛劉先生

王惲

我自髡髮屢拜公執經親為發顙蒙道從伊洛傳心事  
文擅韓歐振古風四海南山青未了一丘洹水恨何窮  
泣然不為山陽笛老屋吟看落月空

歸潛志卷十四